

是“人工”还是“人工智能”

——从电影《空枪》说起

□ 黄海贝

近日,国内首部AIGC长剧《后西游记》上线播出,引发热议。在此之前,AI短剧《中国传说·白蛇》登陆浙江卫视晚间黄金档;安徽卫视开播国内首部取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的全AI非遗题材剧《桃花潭记》……从短剧到长剧,AIGC制作的剧集陆续登陆卫视频道,不仅标志着AI内容正式从网络小屏走进主流电视传播体系,也让不少人开始讨论:“无真人”影视剧的时代就要到来了吗?

在AI剧集狂飙突进的当下,今年暑期档上映的电影《空枪》,却引发了不同的思考。《空枪》的故事设定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欲望之城”,打工仔万梓强不甘于清贫生活,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嘉苑后,他们联手作案,劫走巨额现金。初次犯罪得手让万梓强愈发疯狂,进而与心机深沉的富商陈辉延不断纠缠、交锋。与此同时,警方始终坚持对万梓强进行调查,亢宏刚、关苏辰等紧盯万梓强,展开了一场正邪之间的激烈对决。该片由韩延执导,一众实力派演员以粤语原声实拍演绎。据了解,该片没有使用AI写一行剧本,生成一个镜头、替换一场表演。这种完全“人工”而不是“人工智能”的创作姿态,为我们提供了思考AI浪潮下影视行业发展的另一条路径。

《空枪》上映后,观众讨论最多的就是演员的表演。朱一龙以扎实的演技刻画悍匪万梓强,把人物被欲望不断吞噬、在野心驱动下逐渐失控直至癫狂的蜕变过程完整呈现出来。片中有一场戏,是万梓强得知两位小弟被荣哥等社团成员绑架后,没有携款逃跑,而是只身赴会。朱一龙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这是“最难演的一场戏”。他透露,演完这场戏,自己就发烧了,因为这场戏中藏有非常复杂的情绪,如狂妄、危险、脆弱、伤感,甚至愤怒。这场戏中,有万梓强被枪吊受虐的戏份。导演称,这场倒挂戏份朱一龙全程实拍。据说拍完后朱一龙脸上毛细血管破裂,布满血点。有观众评价,“朱一龙的表演特别有感染力,把角色的层次感诠释得很到位”。

此外,梁家辉、惠英红、袁富华等演员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梁家辉精准演绎出富商陈辉延身上矛盾的特质:公开场合维持慈善家的体面形象,私下却精于算计、内心凉薄。袁富华把“荣哥”这个黑白通吃、贪婪伪善的复杂角色演出了层次感。有观众说,他能仅通过“表情上的细微变化”清晰地展现出角色在不同阶段的想法转换,真正做到了“举重若轻”。

这些评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核心:真人表演的本质魅力,恰恰在于它无法被彻底量化与预设。演员们在镜头前眼神的闪烁、肌肉的颤动,都是心灵活动留下的真实印记。这种因“人”的介入而产生的随机性与鲜活感,正是表演的艺术价值所在。

如今,AI已能够复刻表演的外在形态,完成各类情绪画面的拼接合成,却还没法捕捉表演的内在神韵。究其根源,情感并不能简单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反馈,它源自表演者自身生命体验的自然迸发。今年6月,梁朝伟就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见面会上表示:“我觉得演员不容易被代替,因为一旦你告诉观众,那个角色是AI,那感觉会不一样。现在AI还没有意识,AI的表演还没有灵魂,创作的部分还是需要有人。”那么,AI对影视行业的冲击重点在哪里呢?恰恰在于,那些有“灵魂”的“不容易被代替”,没有“灵魂”的则会被“筛选”出来,进而被AI代替。

国内影视市场在优质精品内容持续产出的同时,大量流水线、低成本作品也充斥市场,整体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在剧本层面,有的人设割裂、剧情断层、逻辑悬浮;有的刻意堆砌冲突、强行制造反转,甚至通过注水支线拉长剧集篇幅。在表演层面,部分演员的表演暴露出程式化、表面化的问题,缺乏对角色内心世界的深入揣摩,空洞浮夸;更甚者,有的演员除了武替,还要有文替(替演员走位、搭戏)、光替(替演员站位配合灯光)等;有的



演员在片场直接念数字,台词完全靠后期配音……

随着AI内容生产成本的大幅下探,那些依靠套路模板批量炮制出来的流水线作品,生存空间会被进一步挤压。AI会加速消解这类高度模式化的内容,却不会扼杀真正具备精神内核的创作。相反,拥有独特表达的创作者,反而可以借助新技术拓宽创作的边界。

眼下不少从业者已经在探索人与AI协同创作的路径:AI接手素材整理、基础分镜生成、简易特效制作这类重复烦琐的事务,把创作者从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其可以集中精力思考主题立意、打磨叙事节奏、把控审美取向。AI并不会夺走优秀创作者的位置,它更像一个得力工具,承担繁重的执行工作,留给人类去完成机器无法做到的部分,也就是赋予作品独特的精神质感。

回到《空枪》,我们可以尝试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立足AI飞速发展的影视新时代,《空枪》这类作品,何以具备独特的艺术生命力?

首先,一部具备艺术生命力的作品,不是在实验室里被“制造”出来的,而是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中、从人性深处“生长”出来的,它们或捕捉到了那个时代人们想说却说不出的共同感受,或塑造人物、讲述故事为时代精神注脚。技术的进步不断抬高着影视制作的“下限”,让粗制滥造越来越难以藏身。但真正决定一部作品“上限”的,却始终它是如何回应所处的时代,如何为时代留下心灵的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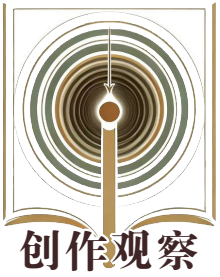
其次,其情感深度绝非技术可以赋予,它只能来自创作者真实的生命体验。这听起来像一句常识,但在AI可以模拟一切的时代,这句常识恰恰需要被重新强调。例如,当需要AI“表演”悲伤时,它可以学习海量影像资料,精确计算出人在悲伤时哪几块肌肉会收缩、眉毛抬升多少度、嘴角下垂的弧度是多

少,它可以知道关于悲伤的一切,但它从未经历过悲伤。这中间的差别,就像一个人看过一千张关于火的照片和另一个人真正被火烫过一次——前者可以精确描述火的样子,但后者才真正懂得火的温度。表演艺术的穿透力,恰恰来自后者。

再次,剧本仍是影视创作的根基,是一部作品拍摄之前最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目前AI很难替代的一环。AI可以抓取海量类型模板,迅速拼接出完整的故事框架,但它只是在大量文本里学习“什么像剧本”。而真人提笔创作,则是因为有思想要表达、有情绪要宣泄,这种冲动和热忱,才是故事最珍贵的底色。此外,电影剧本不只是阅读文本,它还是拍摄蓝图,要和导演、演员、摄影、剪辑互相作用,甚至还要考虑经费预算等各类因素,AI在这方面目前也很难理解和替代。

总而言之,当AI可以轻松生成节奏紧凑、画面完美、情绪曲线精准的“标准作品”时,那些充满了创作者个人生命印记、饱含鲜活生命力的作品,反而显得更加珍贵。就像工业革命时代,流水线产品充斥市场,手工制作的器物却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人们终将意识到,艺术的本质从来不是追求效率,而是那种只有“人”才能给予的、直击人心的精神共鸣。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研究员)



创作观察



文艺深一度

历史叙事不能片面追求情绪价值,用浅表化、空心化,甚至娱乐化的套路和趣味,消解历史叙事应有的思想和人文深度。能够直击心灵,真正给人带来反思和警醒的,永远是历史故事中蕴含的厚重深刻的思想内核,而非那些轻飘飘的情绪外壳

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特殊性,往往在于结局早已被“剧透”,我们常常站在“已知者”的角度去审视“未知者”的选择。好作品会让观众暂时“屏蔽”结果的干扰,将其置于历史当事人的角度去感知人物的内心活动,进而探知历史的复杂性和必然性。

写出历史人物的“活人感”

当下,一些影视作品不再简单复刻历史表象,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精神接口处,完成对历史价值的当代转译。近期受到关注的电影《四渡》和电视剧《江海潮生》,让熟悉的历史“说新话”,让宏大的故事“近人情”。前者没有将四渡赤水简化为爽文式的逆袭故事,而是把结局已定的战役,拍成了一场关于信仰与勇气的沉浸式体验。后者跳出教科书式的符号化记叙,把实业家张謇从一张静态历史的老照片还原为一个新朋友,将人物在时代缝隙中的转变与局限讲出了“活人感”。从“已知”走向“新知”,不是对既有结论的颠覆,而是创作视角向内探寻后的意义重构,是历史精神的当代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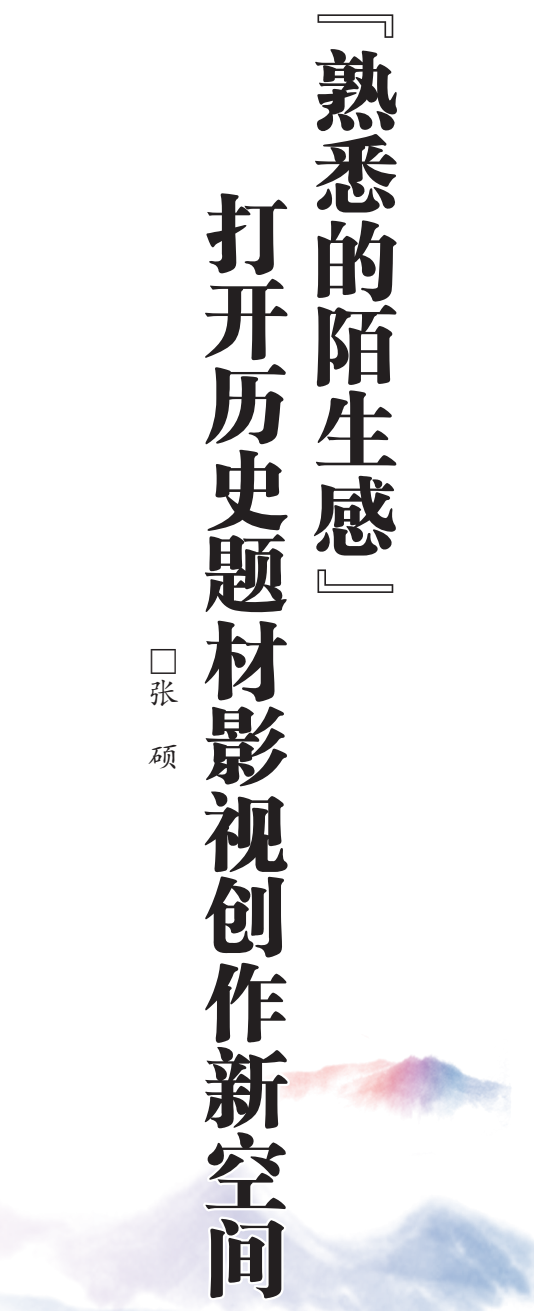
纵观近年来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创作者将笔触探入史实的缝隙,立足当代视角,在“历史留白处”进行合理性推演,这已成为作品能够“出圈”的共同逻辑,也为历史触达更多年轻群体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这种创作方式把微观叙事与青春化表达相融,不再将自身置于历史的光环之下,而是端坐在历史的对面,以平等的姿态与之对话,让“讲述的历史时代”与“讲述历史的时代”得以相互观照、互为镜像。电视剧《问苍茫》将建党先驱置于充满偶然、风险和道路抉择的真实岁月,一代新青年以顽强的历史主动精神,在选择与行动中逐渐成为后来的模样,此时,因“剧透”导致的悬念折损,已化作了无数个“你好,重新认识一下”的意外感动。

青春化表达绝不是以娱乐精神解构历史,而是以时代之问唤醒历史,背后折射的是文化自信。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青年毛泽东的出场是一个值得反复“考古”的名场面——大雨滂沱的街道上,所有路人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身穿长袍的毛泽东怀抱一摞《青年杂志》踏水逆行,镜头扫过路边头上插着草标的小乞丐,坐在车里吃着三明治的小少爷……他看着世间的苦难与不公,整场戏没有一句台词,却将人物的理想追求形象地传递给观众。弹幕里“他来了,他看见了,他改变了”的留言,正是观众共情的生动写照,这里的“青春”不仅指人物年龄,更是一种精神气质和叙事逻辑,将历史人物作为可共情的同行者来书写,既赋予历史人物新的艺术生命,也适配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语境。

打破“空有历史没有戏”的瓶颈

在熟悉的文化和情感土壤里生长出的陌生故事之“果”,虽然每个“果实”的颜色形态各不相同,然而一旦咬开,全是似曾相识的味道。如果只有熟悉,故事就会流于俗套而失去新鲜感;如果只有陌生,故事或许又会滑向奇情与悬浮。在陌生的外表下包裹熟悉的内核,需要创作者深挖潜藏在史料中的内在可能性,达到“失事求似”的效果。它不是像纪录片那样去复刻历史,而是追求一种本质的真实与精神的一致。

反观个别作品“空有历史没有戏”,大费周章进行实景还原、考究器具妆造,却忽视人物塑造与叙事本身,进而陷入买椟还珠的误区。其实,今天的年轻人看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往往不是为了单纯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了探寻历史与自身的精神关联,希望通过影视作品感受不同历史观察视角。电视剧《天下长河》以治水写治国、写人心,也照见了当代人理想与



□ 张硕

现实的碰撞,让观众跟随角色命运的沉浮,感悟治世之道与做人方圆。透过这些作品不难发现,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挣扎、奋进,有真实痛感亦不乏灼热生命力的个体,正在与年轻观众一次次隔空握手。

古今同构拉近心理距离

生活化叙事既是打破历史疏离感、与观众建立情感锚点的有效策略,又可以拓宽历史题材的创作边界。将历史的起承转合落脚于人的精神史,在烟火气与趣味性的浸润下,古今同构的情感逻辑和生命体验悄然拉近了作品与观众的心理距离。电视剧《太平年》将钱弘徽从一个闲散率性的“鱼帐子”到最终决定纳土归来的人生蜕变呈现得真实可信。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用一餐一饭勾勒抗战烽火下的生命韧性,战争的残酷与离散的悲怆,通过“月”的意象,引发观众与彼时人物心境的同频共振。这种“被动”中的主动成长,让观众看到了人生没有那么多的“准备就绪”,每一代人都要不断回答时代抛出的考题。观剧者和剧中人“同题共答”,让先辈身上的家国大义跨越时空,对接当代人期盼安宁、敬畏生命的精神诉求。

故事越传奇,叙事策略越要扎根生活深处;精神越崇高,落脚点越要细微真切。电视剧《觉醒年代》把新旧观念的碰撞放在陈独秀、陈延年父子关系中书写,既表现了和衷共济的大义,又为其中的幽微留下了空间。不识字赵纫兰想给“憨坨”写信说说心里话的情节虽为虚构,但其中传递出李大钊对家人的愧疚之情是合乎人物心境、真实可感的。没有比“家”更共通的情感密码。这种以家庭亲情为切口揭示历史进程的复杂本质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思想认知鸿沟。

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最大功能在于观照现实、启迪未来,不仅要抚慰人心,更要鼓舞人心。因此,历史叙事不能片面追求情绪价值,用浅表化、空心化,甚至娱乐化的套路和趣味,消解历史叙事应有的思想和人文深度。观众需要的不是居高临下的“被拿捏”,而是平等真诚地“被带动”。能够直击心灵,真正给人带来反思和警醒的,永远是历史故事中蕴含的厚重深刻的思想内核,而非那些轻飘飘的情绪外壳。

历史是生生不息的精神资源。向现实生活求取灵感和细节,以世道人心之问激活历史,是让历史精神烛照前路、唤起情感共鸣的重要方式。在陌生中看到熟悉,在熟悉中感受陌生——唯有如此,才能让历史真正活在当下。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纪录片《汤寿潜 1911》即将开播

本报讯 AIGC剧情式纪录片《汤寿潜 1911》将于9月30日在浙江卫视播出。该片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杭州萧山区委宣传部联合打造,以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进程为核心切面,以大量文献史料和严谨考据为基础,创新融合剧情化叙事、情景再现与AIGC数字场景复原技术,重点呈现汤寿潜人生中的数次关键抉择。该片生动塑造了汤寿潜“布衣都督”的鲜活形象,深刻诠释了“竟利固属小人,贪名亦非佳士”的清廉操守,彰显其心系苍生、勇担家国的精神品格。

历史真实是纪录片不可逾越的底线,电影化表达是抵达观众的重要路径,数字技术则让那些无法重运的历史现场重新获得生命。据悉,该片AIGC参与的视听内容占比达到70%,力求将业已久远的历史空间、人物情感、时代氛围、声音环境转化为可感知的影像。主创团队先期开展了大量翔实考据工作,辗转北京、上海、杭州、嵊州等地,搜集整理原始档案共计4600余件,从中筛选出300余件具备视觉呈现价值的文物档案并将其转化为镜头画面。该片在尊重历史原貌的基础上,数字化复原了大量清末民初稀缺历史场景,弥补了同类题材影像素材不足的短板。

“拼好片”首期片单开映

本报讯 9月12日起,6部由全国用户票选出的高分佳作,正式通过儒意电影“拼好片”登上大银幕。“拼好片”由儒意电影今年4月创新推出。用户通过“拼好片”投票“许愿”想看的内容,儒意电影承接需求并按行业规则引入片源,观众参与拼团,成团即可在各地影城放映。8月21日,“拼好片”面向全国开启心愿征集,近百万用户关注此次活动。最终,《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得闲谨制》《爱情神话》《时间之子》《好东西》6部佳作入选,覆盖剧情喜剧、成长励志等多个类型。

据介绍,让经典老片重回大银幕,只是“拼好片”内容的其中一部分。自今年4月以来,“拼好片”已在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经典重映五个内容品类完成验证,并以“同好拼团、成团放映”的方式把影城从放映场所变成兴趣聚集地,既实现了固定频次的常态化放映,也可推出单次策划的主题活动。近期,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直播登陆全国影院,首日上座率达97.1%,大银幕正在成为体育社交的新场景。

(许莹)

乌日切夫美术作品展在京启幕

本报讯 9月12日,由中国美协、中国美术馆共同主办的“永恒的大地——乌日切夫美术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启幕。展览集中呈现了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乌日切夫教授三十多年来美术创作各阶段的代表作近百件,涵盖版画、油画、水墨画、国画、综合材料等。

乌日切夫是当代中国民族美术领域的代表性艺术家。他深植草原文脉,以独具气象的绘画语言,融天地气象、民族风骨与时代精神于一体,演绎出深沉鲜活、融通古今的当代民族美术品格。他擅以“苍狼白鹿”为母题,以北方山河大地为背景,用雄健笔势和诗性浪漫诠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展览展出其新近创作的《永恒的大地》系列巨幅“油墨画”,作品以北方大地为精神载体,运用阴山岩画中的狼鹿图腾与萨满纹样,融入胡杨、生灵、化石、史诗与山河梦境,实现了抽象与具象的碰撞、远古同当下的对话。此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23日。